

十三經  
註

中華書局  
479  
53



118  
21  
53

門 12  
號  
卷

東

春秋左傳註卷之三十五

襄二十二年

盡二十四年

晉 杜 預 註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無傳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無傳子叔齊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春秋左傳 卷三十五 襄公 一 晉古婁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無傳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為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  
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  
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  
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過古禾反御魚呂  
反使所使反蠹丁

反故

公頻與晉侯外會念各將罷還魯之守卿  
遣武仲為公謝不敏故不書御叔魯御邑  
大夫聖人以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不可  
使言御叔不任使四方令倍其賦古者家  
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  
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

春秋左傳卷三十五襄公二

春秋  
卷三十五  
襄公  
三  
晉  
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  
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  
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  
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  
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  
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於  
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  
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

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  
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威終貳於楚者子侯  
石孟歸而討之泲梁之明年子矯老矣公孫  
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與執燔焉開  
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  
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  
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  
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

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

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

執事實重圖之

差初宜反于孟音千耐直又反與音預開去聲罷音皮

晉徵朝于鄭謂召鄭使朝少正鄭卿官也

公孫僑子產晉悼九年魯襄八年八月即

位年之八月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因

是行謂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戲之役

在九年子蟜從君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

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蕭魚之役在十

二年草木臭味以晉鄭同姓故差池不齊

一土實土地所有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鐘

磬之屬齊同也會歲終朝正也石孟石象

溴梁在十六年酒之新熟重者為酌嘗新

飲酒為嘗酌與執燔助祭也靖東夏謂二

十年澶淵盟且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

斯荐仍也惕懼也朝夕在庭言自將往不

須來召口實但其言而已翦削也謂見  
剝削不堪命則成仇讎傳言子產有辭所  
以免大國之討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  
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  
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  
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  
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受命受錮欒氏之命君自棄弗能久為二

十五年齊弑其君光傳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  
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  
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  
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  
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

其有焉

肱古宏反

黑肱子張段子石黑肱子黜官無多受職

祭以特羊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

豕殷盛也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

未然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

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齊將伐晉為明

年齊伐晉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

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

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

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

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

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

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

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人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

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輓音患與音預齮五綺反不見音現

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御士御王車者爾其居乎問能止事



我否洩命重刑漏泄君命罪之重轘車裂以徇請徙尸於朝欲犯命取殯君臣有禮不欲犯命移尸行去也棄父事讎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謂讎而不敢報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屈建子木也弗應而退申叔辟蕩子不欲與語退朝見之蕩子就申叔家見之不免是懼言恐與子同罪故不敢與子語自御而

歸蕩子惶懼意不在御生死而肉骨謂已死復生白骨更肉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匡己止不相知辭遣之

十二月鄭游販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販音板舍音捨

游販公孫董子館于邑令止其邑不復行  
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良  
游販子大叔販弟舍子明之類以子明有  
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妻者復其所鄭國  
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  
曰無昭惡以交怨則父之不修益明也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無傳

三月己巳杞伯旬卒

旬古害反

五同盟

夏邾界我來奔

界必利反

無傳界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  
罪來奔故書

葬杞孝公

無傳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春秋左傳

卷三十五

襄公

九

魯宣其

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  
例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為楚  
所納

晉欒盈復入于晉

復扶又反  
以惡入曰復入

入于曲沃

兵敗奔曲沃據曲沃祿還與君爭非欲出  
附他國故不言叛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兩事故言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於用反

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  
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此奔亡罪之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閒有事

僖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

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為于偽反

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徹去也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

春秋

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從才用反隊直

類反

如楚朝也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

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召

二慶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

往慶氏因陳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

告城謂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板隊殺

人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

作亂肆放也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

義則亡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蒲載

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

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

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

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

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

春秋左傳

卷三十五

襄公

十一

晉古婁

春秋  
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  
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  
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絳  
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  
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  
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  
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  
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

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  
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  
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  
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  
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  
緘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  
鞅逆魏舒則成列旣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  
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

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  
 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  
 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  
 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  
 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  
 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  
 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  
 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

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  
 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  
 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  
 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  
 圍之析星歷反勝以證反屏薄輕反嬖必計  
 反鮒音附強其丈反懶作賣反線七雷  
 反經直結反斐芳匪反女音汝射食  
 亦反中丁仲反斷音短用張九反

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勝妾在其中曲沃  
 欒盈邑也胥午守曲沃大夫集成也我實

不天子無咎言我雖不爲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觴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眾孺子欒盈盈出徧拜謝眾之思已獻子魏舒絳晉國都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私相親愛趙氏怨欒氏以成八年莊姬譖之欒卻爲徵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怨欒氏以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中行與范氏和親范宣

子佐中行偃於中軍悼子知瑩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鄭亦荀氏宗七與官名桓子樂王鮒執民柄賞罰爲民柄公有姻喪以夫人有杞喪墨綰晉自殺戰還遂常墨綰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爲婦人服而入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強取之二三子諸大夫驂乘必持帶



春和  
備隋隊超乘跳上獻子車撫劍援帶劫之  
僕請請所至逆諸階逆獻子也賂以曲沃  
恐不與已同心丹書蓋犯罪沒爲官奴以  
丹書其罪如日言不負要盟如日閉謂閉  
著門外隱短牆也臺後公臺之後乘登也  
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攝車鞅攝宣子戎  
車樂盈之族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  
罪注屬矢於弦也乘槐本而覆樂樂車櫟

槐而覆魴樂氏族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  
申驅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曹開  
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邗公盧蒲  
癸爲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肱商  
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駟商子游御夏之  
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  
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

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開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一隊入孟門登大行

春秋

卷之七

張武軍於熒庭戍鄆卻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贄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鮮音仙擊音至父音甫廣古曠反罷音皮怯起居反跳徒彫反殿都練反隊徒對反大音泰行音杭熒戶局反鄆婢支反少去聲贄力之反

先驅前鋒軍申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之子曹開晏父公御右也貳廣公副車左翼曰啓右翼曰肱大殿後軍駟乘四人共乘

春秋左傳卷三十五襄公十七 晉子襄

殿市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  
 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若急君  
 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說晉  
 君甚又過之言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自  
 抑謂自抑損朝歌今屬汲郡二隊分兵為  
 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張  
 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成邾郟取晉邑  
 而守之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為京觀

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  
 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贅齊大夫豹救

晉救盟主故曰禮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  
 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  
 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  
 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  
 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

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  
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  
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愠而不出閤  
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  
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  
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  
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  
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

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  
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  
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  
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  
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  
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  
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  
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

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  
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  
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  
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  
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  
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  
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

春秋

卷二十五

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

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適丁歷反紇

鳩反樽音尊恪各反舍音捨駟則  
留反羯居竭反扶恥亦反辟婢亦反

公彌公鉏悼子紇也申豐季氏屬大夫其

然猶必爾止不立紇客為上賓既獻已獻

酒新樽絜之謂酒樽既新復絜潔之降逆

之臧孫下迎悼子旅獻酬禮畢通行為旅

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

春秋左傳卷三十五 襄公 三十一  
失色恐公鉏不從馬正家司馬閔子馬閔  
馬父不患無所所位處何常之有言廢置  
在父無常位也富倍季氏言父寵之則可  
富禍倍下民謂禍甚於貧賤次舍也具燕  
饗之具爲公左宰謂出季氏家臣仕于公  
惡臧孫言不相善季孫愛之愛其成已志  
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爲  
孟孫謂爲孟孫後請讎臧氏欲使孟氏與

公鉏共憎臧孫固其所謂固自當立季氏  
有力于臧氏言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爲定  
之猶爲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  
有力過於臧氏戶側喪主季孫廢鉏立紇  
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曰夫子之命遂誣  
孟孫疾疾謂常志相順從身之害藥石謂  
常志相爲戾猶藥石之療疾石猶生我愈  
已疾也孟氏告於季孫欲爲公鉏讎臧氏

戒為備也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  
正夫隧正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  
士視作者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鹿門之

關魯南城東門

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  
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  
故立之臧賈藏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  
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

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  
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  
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  
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  
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  
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  
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

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母或如叔孫僑如  
 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  
 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  
 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  
 關臧孫聞之曰國人有焉誰居其孟椒乎鑄  
樹反姪大結反桃他彫反知音智毋  
音無適丁歷反覆芳服反居音基  
 鑄國濟北蛇邱縣所治女子謂兄弟之子  
 為姪姪穆姜姨毋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

愛故立之立為宣叔嗣還舊氏也大蔡大  
 龜宗祧遠祖廟為祧不弔不為天所弔恤  
 不及不祀言應有後納請其可請為先人  
 立後使為以請賈使為為己請遂自為為  
 自為請防臧孫邑知不足言使甲從己但  
 慮事淺耳非敢私請為其先人請也二勳  
 文仲宣叔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盟  
 我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無辭以



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惡  
 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不聽公命  
 謂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蕩  
 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干亦犯也孟  
 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  
 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  
 也

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  
 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  
 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  
 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  
 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  
 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  
 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齊火左傳卷三十五 襄公 二 孟 信 妻

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

諸其室

且子餘反華胡化反還音旋廬力居反與音預

不入謂不入國且于莒邑傷股齊侯傷壽

舒莒地杞殖華還二子齊大夫曰于隧狹

路蒲侯氏近莒之邑請有盟欲以盟要二

子無致死戰華周即華還杞梁即杞殖莒

人行成以勝大國益懼故行成歸遇杞梁

之妻梁戰死妻行迎喪何辱命言若有罪

不足弔下妾不得與郊弔以婦人無外事

故下猶賤也傳善婦人有禮

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

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

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

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

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

春秋

卷三十五

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怨施也知音

將為臧紇田謂與之田邑與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作起兵也非鼠何如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知謂能辟齊過夏書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無傳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無傳

辛火左傳

卷三十五

襄公

三

信其

春秋

和古林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無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

無傳

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其廉反

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

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

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

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

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

春秋左傳

卷三十五

襄公

二十七

宣子

春秋

卷之四

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音泰

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御龍氏謂劉累也

事見昭二十九年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

東南有韋城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言已世為興家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立德如黃帝堯舜立功如禹稷立言如史佚周任臧文仲祊廟門祿之大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

春秋左傳

卷三十五

襄公

二十

言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

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

焉敢不稽首

俊思俊反

寓寄也貳離也賴恃用之沒沒沈滅之言  
令名德之興德須令名以遠聞詩小雅言  
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  
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  
以濟令名毋寧寧也浚取也言取我財以  
自生焚斃也介因也大國楚也是以請罪  
請得罪於陳也為明年鄭入陳傳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

而還為下吳召舒鳩起本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蘧啓

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

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左傳

卷三十五

襄公

三

晉書

春秋

疆其  
良反

和古

請期謂請會期社蒐軍實祭禮因閱數軍  
器以示遠啓疆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  
自害也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  
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晉師夷儀之師辭以有晉師未得相見介  
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

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  
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  
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  
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大叔  
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

春秋左傳

卷二十五

襄公

三十一

晉五婁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  
 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  
 告而馳之皆取胃於橐而胃入壘皆下搏人  
 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  
 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  
 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  
 曰公孫之亟也豁音格躒力狄反宛於元反射音石部蒲口反婁路口反  
 楚子救齊以齊無宇乞師故也諸侯謂夷

儀諸侯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  
 利故也射犬鄭公孫不可與言不可與等  
 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其上一言在已  
 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部婁小阜松  
 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二子張骼輔躒  
 握帳也廣車兵車乘車安車轉衣裝近不  
 告而馳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禽獲也  
 出射犬又不待二子兄弟言同乘義如兄

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傳言齊楚固相結也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

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舟師之役在此年夏舒鳩楚屬國召欲與共伐楚荒浦舒鳩地壽祁犁二子楚大夫遠子令尹遠子馮卒終也無辭有庸謂彼無辭我有功爲明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春秋左傳卷三十五 襄公 三

言宜咎所以稱名

齊人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

也賜之大路

治反

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鬪毀王宮齊叛晉欲

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大路天子所賜

車之總名為昭四年叔孫所以賜路葬張

本

晉侯嬖程鄆使佐下軍鄆行人公孫揮如晉

聘程鄆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

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

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

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

鄆其有亡費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語魚據反

程鄆佐下車代欒盈也揮子羽也降階何

由問自降下之道然明譏蔑階猶道也下

春秋

釋古樓

人而已言易知將死而憂言鄭本小人為  
明年程鄭卒張本

春秋左傳註卷第三十五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三十六

襄二十五年  
盡二十五年

晉 杜 預 註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

崔杼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春秋左傳

卷三十六

襄公

一

晉古書

春秋

和子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

例詳之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

重直龍反

夷儀之諸侯也重邱齊地己巳七月十二

日經誤

公至自會

無傳

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愍衛衍

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

辭非國逆之例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猶未服

春秋左傳

卷三十六

襄公

二

信行其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於葛反

過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綽昌若反孝伯之師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大

志志在弑君孟公綽魯大夫其來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徒空也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過三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

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

卷三

和古傳

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掇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放封具鐸父襄伊倮堙皆死祝佗父祭

春秋左傳

卷三十六

襄公

四

晉子妻

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  
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  
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驥蔑于  
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  
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  
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  
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  
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和古樓

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  
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  
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  
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  
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  
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  
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  
所不與崔慶者景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

春秋

左傳

卷三十六

襄公

五

信古樓



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上帝乃歆辛巳公  
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  
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  
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  
矣乃還閭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  
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  
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  
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

看利

和古林

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  
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  
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土  
孫之里四嬰不跽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校陵之切  
開去聲干胡且反射音石僕力侯反堙音因  
佗徒何反說弁他活反豈爲去聲下同任音  
王枕去聲還音旋縛直轉反  
乘去聲弇於檢反食馬音嗣  
棠公齊棠邑大夫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  
之爲己取也辨別也君出自丁齊丁公崔

春秋左傳卷三十六 襄公 六 信古婁

杼之祖臣出自桓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  
祖同姜姓故不可昏遇困之大過坎下兌  
上困與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史  
皆曰吉阿崔子也夫從風以坎為中男故  
曰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風能隕落物者  
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困於石至不見  
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往不濟謂坎為險為  
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也所恃傷謂坎

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藜恃之  
則傷無所歸者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  
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  
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  
位無應則喪其妻其妻失其所歸也蒺也  
何害寡婦曰蒺言裳公已當此凶不為崔  
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  
崔子因是怒公又以閒晉之難而伐之閒

公伺公閒隙且于役在二十三年崔子稱疾欲使公來問崔子問疾也拊楹而歌以命姜也賈舉入閉門爲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登臺而請請免也請自刃於廟求還廟自殺也曰疾不能聽命謂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干攝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賈舉及僕

堙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高唐有齊別廟也爵弁祭服侍漁監取魚之官帑宰之妻子反子之義謂反死君之義駸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晏子立於門外聞難而來不獨吾君言已與眾臣無異曰吾罪自謂無罪安歸言安可以歸豈以陵民言君不徒居民

上豈爲口實言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君  
死亡爲社稷謂以公義死亡私暱所親愛  
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吾焉得死亡言  
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眾臣故不得死其  
難也將庸何歸謂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  
趣枕尸股以公尸枕已股舍置也癸何二  
子莊公黨奔晉奔莒爲二十八年殺慶舍  
張本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故

在齊叔孫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  
大宮大公廟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  
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歆  
公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  
故復與景公盟嗣續也并前有三人死大  
史盡死執簡以往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  
罪所以聞嬰鮮虞二子莊公近臣下之下  
嬰妻也匿藏也暱親也弇中狹道一與一

言道狹雖眾無所用枕轡恐失馬也眾不可當言道廣眾得用故不可當側瘞埋之不殯於廟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娶喪車之飾諸侯六娶蹕止行人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

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守去聲

泮闕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以莊公說以弑莊公說晉也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鉏隰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六

襄公

十

晉左傳

朋之會孫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  
 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  
 皆軍卿之屬官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  
 小將帥及處守皆有賂皆以男女為賂處  
 守守國者許之謂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  
 有喪師自宜退告諸侯告齊服也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

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施於元反

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故晉使逆之止其

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

侯妻子於齊以質之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

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

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

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

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

春秋左傳卷三十六 襄公 十一 晉左妻

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  
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  
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  
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  
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被社司徒致民司馬  
致節司徒致地乃還堙音因刊古干反免音問纍類悲反數所土反  
伐鄭在前年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突穿  
也欲逃豕間桓子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

春秋

和古本

欲載公以巡城辭賈獲陳大夫辭曰不祥  
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親御諸門欲服之  
而已故禁侵掠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  
纍自囚係以待命執紼而見見陳侯承飲  
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  
獲人數不將以歸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  
正其眾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邱齊成故也

春秋

左傳

卷三十六

襄公

十二

晉古本

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文子爲政趙氏代范匄重其禮以重禮待諸侯弭止也令尹屈建敬行其禮以靖諸侯爲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

楚遠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閒七日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



春秋

卷三十六

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

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陳去聲 傳音附

屈建子木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

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

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卒叛

以前年辭不叛離城舒鳩城右師先先至

舒鳩子疆等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

遇吳居其閒居楚兩軍之閒墊隘慮水雨

簡師陳謂簡閱精兵駐後為陳奔亦視之

視其形勢而救助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

子至其本軍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

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

衛獻公入于夷儀

為下自夷儀與甯喜言張本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

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

春秋左傳卷三十六 襄公 十四 晉書

春秋  
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  
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  
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  
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  
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  
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  
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  
恃楚眾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

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  
遂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  
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  
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  
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  
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  
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  
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

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  
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  
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  
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  
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  
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  
文辭不爲功慎辭哉大音秦辟婢亦反  
折音祈哀初危反  
子產獻捷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

軍旅之衣異於朝服闕父舜之後當周之  
興闕父爲武王陶正神明之後舜聖故謂  
之神明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  
父之子滿也封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  
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  
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周  
之自出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  
亂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

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五父佗桓公弟殺  
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蔡人  
殺之欲立其出故奉戴猶奉事莊宣陳莊  
公宣公皆厲公子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  
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  
自晉因鄭而入也億度也逞盡也往年之  
告謂鄭伯稽首告請伐陳未獲成命言未  
得伐陳命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

門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啓開也開道其  
心故得勝辟誅也一圻方千里一同方百  
里衰差降也武莊爲卿士鄭武公莊公爲  
周平王桓王卿士文公布命謂晉文公城  
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士弱也拜陳之  
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前雖入陳服  
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志古書足猶成也  
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慎辭言樞

機之發榮辱之主

楚為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為掩書土田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豬陟魚反町徒頂反

掩為子馮之子庀治數閱數之書謂書土地之所宜度謂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

鳩聚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偃豬下溼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隰皋水崖下溼為芻牧之地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

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量入修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車兵甲士也徒卒步卒也甲楯之數使器械有常數禮謂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

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輕云擊也石殪於謀

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巢攻巢門啓謂門也殪死也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薦子之功也以與薦掩

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薦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春秋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  
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  
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  
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  
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  
矣

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

言故知之蔑然明名行無越思謂思而後

行畔言其次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  
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  
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  
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  
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  
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

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說音悅詩作閔皇詩作遑

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文子大叔儀也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思其終思使終可成思其復思其可復行書逸書一人以喻君弈圍棋也九世卿族

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城邾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伯車秦伯之弟鍼也不結謂不結固也傳為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春秋左傳註卷第三十六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三十七

襄二十六年盡二十六年

晉 杜 預 註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

君剽剽匹 妙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吳荀偃子

公會晉侯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澶市延反

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

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

公貶之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涇才何反

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未同盟而赴以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

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

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七

襄公

二

晉書

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員音云暴蒲卜反御魚呂反

如晉修成修會夷儀歲之成命召子員欲

使答秦命御進也當御言次當行爵同同為大夫黜退也從之從叔向也集成也拂衣褰裳也晉其庶謂庶幾於治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爭善謂所行為善私欲侈則公義廢故卑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嬖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嬖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

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姬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人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

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鮮音仙 媿音似 畜許六反 淹於廉反 夫人音扶

左傳

卷三十七

襄公

四

晉書

使爲復使爲已求反國辭辭不能敬如獻  
公及子鮮之母使與甯喜言亦言復國必  
子鮮在謂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  
閒不獲命不得止命不聞君出以十四年  
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右宰穀衛  
大夫獲罪兩君謂前出獻公今弑剽畜猶  
容也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觀之言  
觀知可還否淹久也猶夫人言其爲人猶

如故已止也多而能亡言子鮮爲義多不  
過亡出嘉襄二子孫文子之子伯國孫襄  
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將  
欲奔也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諡故罪  
在甯氏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  
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  
專祿以周旋戮也

以戚如晉謂以邑屬晉專祿以周旋謂林父事剽而衍入義可以退惟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

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領戶感反羈居宜反縲息列反

衛侯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領搖其頭言衍驕心易生二三子諸

大夫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  
忿心曰寡人怨所怨在親親出謂衍居謂  
剽也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  
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  
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獲殖  
綽復愬于晉

衛人侵戚以林父叛故茅氏戚東鄙殖綽

齊人今來在衛厲惡鬼也遂從衛師蒯戚  
父言更還逐殖綽圍衛地雍鉏孫氏臣也  
復愬于晉為下晉討衛張本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于展賜之  
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  
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  
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  
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

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先悉薦反殺所界反

入陳在前年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臣位在四謂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知政謂知國政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召公為澶淵會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



春秋  
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  
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  
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  
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楚人囚之以獻  
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  
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  
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  
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

和古

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九麋

論反頡戶結反  
戍音恤董音謹

雩婁今屬安豐郡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  
邑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謂正曲直也  
所爭君子言王子圍及穿封戍皆非細人  
易別識也介大也上下手以道囚意弱敗  
也言爲王子所得印董父鄭大夫令正主  
作辭令之正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七

襄公

九

晉占婁

必不得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  
故謂秦不爾其可謂辭如此董父可得從  
子產而後獲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  
董父傳稱子產之善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  
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  
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  
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

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  
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  
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  
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  
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  
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  
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  
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

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女音汝蓼音六緇側其反祀他彫反將七羊反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懿氏六十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趙武不書罪武會公侯後後會期不

失所謂如期至衛侯會之以晉將執之不  
得與會故不書執甯喜討其弑君伐孫氏  
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  
告諸侯故經書在秋土弱晉主獄大夫齊  
鄭如晉欲共請之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  
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景子  
國弱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  
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緇衣詩鄭風  
不火左傳

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言不  
敢違遠於晉命晉侯拜二君以蓼蕭緇衣  
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私於叔  
向私與叔向語爲臣執君謂晉爲林父執  
衛侯晉侯使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  
人爲罪不以林父故轡之柔逸詩見周書  
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遇剛馬將  
仲子詩鄭風義取眾言可畏衛侯雖別有

罪而眾人猶謂晉爲臣執君子展鄭子罕  
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  
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故唯言

七穆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  
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  
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  
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

春秋  
之寺人惠轎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  
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  
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  
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  
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共其內臣請  
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駟告公  
曰太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  
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

稽古

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  
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  
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  
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左  
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  
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  
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  
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七

襄公

十三

晉書

春秋

稽首受之

芮如銳反共音恭很胡懇反夫音扶女音汝欲古感反騁救景反聒

反古活

芮司徒宋大夫共姬宋伯姬也平公共姬子也尤甚也佐元公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美而很痊貌美而心很戾合左師向戌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夫謂太子也莫共其內伊戾為太子

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閒七日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

春秋左傳

卷三十六

襄公

十三

晉古樓

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

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陳去聲  
傳音附

屈建子木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

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

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卒叛

以前年辭不叛離城舒鳩城右師先先至

舒鳩子疆等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

遇吳居其閒居楚兩軍之閒墊隘慮水雨

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欲用牲加書詐作

盟處為大子反徵駮也騁馳也欲速言欲

速得公位信有有明徵焉夫人佐母棄也

唯佐免我以其婉也聒謹也欲使佐失期

步馬習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改

命君夫人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

闞左師諛太子所以無罪而死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七

襄公

十四

晉左傳

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  
大國

歸自晉請衛侯歸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  
敬於大國而得罪夏子西名善事大國將  
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  
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  
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

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  
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牟亡  
侯反

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  
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  
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  
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  
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  
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七

襄公

五

晉石叟



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  
和古樹  
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  
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  
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  
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  
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存

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  
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  
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  
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  
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  
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僭子  
念反  
濫力暫反殄徒典反瘁在  
醉反餓於據反療力召反

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通使於晉為國

通平事故事也杞梓皆木名楚有材而晉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去謂晉歸生聲子名從之亡也詩大雅殄瘁也瘁病也夏書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詩高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暇則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勸賞畏刑謂樂行賞而憚用刑首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

不舉謂不舉盛饌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

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析星歷反寘之

左傳

卷三十七

襄公

十七

晉右

考禾

鼓反殿多練反遁徒困反窕  
敕亮反潰戶內反麗力馳反

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戎車之殿用以殿  
後軍鈞同其聲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  
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  
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

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  
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  
遇楚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

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  
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  
楚囚楚師沓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  
歸楚矢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郤許  
六反

蒐所聞反秣音末蓐音  
辱陳直觀反降戶江反

不善是謂不是其曲直鄙晉也遇楚靡角

在成十八年簡擇蒐闕次舍也焚舍示必

死行歸逸囚欲使楚知之降彭城以魚石

左傳卷三十七 襄公 六 晉占婁

歸在元年楚失東夷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

令尹子辛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邗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難於勇反

邗音剛  
罷音皮

子靈巫臣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

姬邗晉邑駕棘皆楚邑譙國鄩縣東北有

棘亭子靈之為事見成七年

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

春秋  
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  
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  
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  
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  
椒舉取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  
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  
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  
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

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賁扶云反駟音偃壓於甲反  
萃在醉反燔子音反女音汝

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鄢陵之役在成  
十六年師之良在王族言楚之精卒唯在  
中軍因塞井夷竈以爲陳爨書時將中軍  
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苟令楚貧已  
不復顧二穆之兵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  
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

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  
四萃四面集攻之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  
滅為燔弗圖言楚亦不以為意比叔向以  
舉材能比叔向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  
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  
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  
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

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  
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費於勇嗇於禍以  
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  
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人南里墮其  
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  
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費許觀反墮許  
規反縣音懸汜

凡音

許請伐鄭以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襄公 三 晉古婁

獨鄭伯自行故許志欲報之楚子伐鄭為許也諸侯將和在明年昧猶貪昌逞快也覺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覺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南里鄭邑樂氏津名師之梁鄭城門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伐而後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

公之失政也

歸衛姬乃釋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平

公失政傳言晉之衰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請事問何事來聘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

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

之下七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卑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

舊

齊人城邾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邱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

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竇音

城邾在二十四年烏餘齊大夫廩邱今東

郡廩邱縣故城是羊角今廩邱縣所治羊

角城是高魚城在廩邱縣東北大雨自其

竇入雨故水竇開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



介其甲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  
 義未聞宣子范匄烏餘皆討類言於比類  
 宜見討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  
 謀

春秋左傳註卷第三十七終

